
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。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、辉光日新的文明,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。连续不是停滞,更不是僵化,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。中华民族始终以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,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(2023年6月2日)

【北疆印记】

内蒙古宋代长城遗址,各民族交融的见证

□王大方

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宋代长城烽燧线,历经千年,保留至今,是我国极其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。有关专家通过对宋代长城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发现,长城的功能并非只是军事防御,还具有维护政权稳定、维持社会生产秩序、促进各民族在长城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等综合功能作用。宋代长城既是屯守军队驻扎的地方,也是戍边军卒及后人代代生活的地方,还是宋、夏、辽之间进行互市贸易的场所。内蒙古宋代长城与关、城、寨、堡乃至木古松等,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。

宋辽西夏时期,今鄂尔多斯高原西部、中部等大部分地区为西夏领地。鄂尔多斯地区东北部的今达拉特旗、东胜区、准格尔旗被辽占据。准格尔旗南部属于北宋管辖的丰州属地。北宋在其西北地区与西夏的边界线上,构筑了近500个关、城、寨、堡,形成一条东北起自今陕西省神木县,西南到今甘肃省中部,长达1000多公里的山脉。北宋历任边防将领都把经营横山作为对西夏作战的基地,而西夏也常常来进攻或控制横山。

宋太宗开宝二年(公元969年),归附宋朝的藏才族首领王承美,被宋朝任命为丰州衙内指挥使,开始兴建丰州城,大致经过30年的修筑,丰州城落成。王承美在对辽作战中取得多次胜利,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宋朝升任王承美为丰州刺史。

公元1041年,西夏发大军攻陷北宋丰州。公元1061年,宋仁宗趁西夏政局不稳,又出兵收复了丰州,以郭霁为内殿承制知丰州,加强军事防御,再次修筑丰州城垣,并新筑了保安砦和永安砦作为丰州城池的卫星城,并且在沿线修筑了数十座烽火台,还种植了许多大松树,宋朝针对西夏和辽的多重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形成。

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,曾共同对北宋时期的丰州古城以及长城、寨堡防御体系予以调查,掌握了内蒙古地区宋代长城情况。考察组专家认为,北宋时期,以丰州城为中心,构筑形成了包括河险、烽火台、砦堡在内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局部防御体系。

内蒙古宋代长城可分为“两横一纵”三部分。南部“一横”以沙梁川为依托,以永安砦为防御中心。北部“一横”,以清水川为依托,以保安砦为防御中心。中间“一纵”以东南面丰州城为防御中心,上下连接南北两横。北宋长城的这套防御体系包括沙梁川、清水川两道河险,23座烽火台,永安砦、保安砦、丰州城3座城址。

北宋丰州城、保安砦、永安砦及其附近的烽燧线,是宋朝对付西夏和辽的重要边防据点。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志》记载,唐、宋、西夏、辽、金、元,都曾在今内蒙古地区设置过丰州。其中,辽朝时期的丰州城址在今巴彦淖尔市,辽、金、元时期的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。宋、西夏丰州城址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。丰州之名,源于辽丰州天德军。

北宋丰州城依地势修筑,平面呈横“目”字形,西高东低成三层台阶状,即西、中、东三城。东西全长850米,南北宽90-170米。中城面积最大,南墙中部设门,外加筑瓮城;东城东墙中部设门,外加筑瓮城。版筑土城墙,残高1-10米,墙外有马面。在城址附近的山梁上,还分布有砦堡址。采集有陶罐、盆、碗、瓷瓶、盘、碟等残片。征集有墨书题记“大观四年”的骨灰罐1件。

位于准格尔旗的油松王,为北宋初年天然落种长成,昂首挺立在宽广的沙丘上,十分壮观。这棵参天油松,枝繁叶茂,雄伟葱郁。每逢年节,树枝上挂满红布条,以祈求吉祥平安。北宋时期,有许多松树生长在长城周围的黄土高岗上。后来,由于这里长期干旱少雨,水土流失严重,植被逐渐稀少,许多地方变成荒山秃岭,唯有这棵千年油松枝叶扶疏。它证明了1000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曾有森林。今天,在它周围还保留有一片天然原始次生林,树种有油松、杜松。

北宋长城烽燧线的预警、卫星城的护卫、丰州城的坚守,加上许多高大的松树,形成了一条宋朝针对西夏和辽的多重军事防御体系,也是民族融和之地。如今,准格尔旗各族人民精心保护着北宋长城烽燧线,也对四周进行水土保护治理。

北宋长城和油松王相伴千年,共同见证了历史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


开镰

节令民俗互相映照

敖汉人对节令非常重视,一年中各个节气都象征着农时、农事,象征着春耕、秋收、夏耘、冬藏。人们把阴阳历结合起来,把太阳黄经的各种变化规律总结起来,把五行、天干、地支等动员起来,综合使用,互相嵌套,互相映照,指导生产生活。

敖汉人在时令变化中总结出许多口口相传的俗语俚语,合辙押韵,易记忆,易理解,喜闻乐见。

与年景收成有关的。“春打九九头,庄稼佬剃头牛”,立春这一天在“九九”的第一天,预示着风调雨顺,虫灾少,年景好,收成好;“春打五九尾,庄稼佬跑断腿”,立春这一天在“五九”的最后一天,则预示着年景一般,有不可预知的旱涝灾害,令农人心存忧虑;“立秋不出头,割了喂老牛”,庄稼在立秋前还没出穗,就将面临绝收的境地。“云彩往南,晒房檐,云彩往东,轰隆隆,云彩往北,发大水”,从云走向

判断一天内的天气情况。再如,“九月九,大撒手”,到了这个月份,庄稼必须收割完毕。也有与生活有关的,“家有千万,不如咸豆子就饭”,要求生活简朴的同时,也能乐观生活,于简约中找到欢喜。“多扫院子少赶集”,庄稼人要集中精力搞农业生产,积极积粪备耕,少分心闲逛。

敖汉人有许多与节令有关的、有趣的民俗。



丰收

独特饮食滋养体魄

敖汉的饮食自成一体。食材、烹饪方法、口味、器具都带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特征,主食、副食、配菜、佐料都与与众不同。谷子是旱作农业的主要种植作物,敖汉也形成了以“小米”为主要食材、其他植物种子果实、动物皮肉为搭配的饮食文化。

小米。中央电视台一句广告语“敖汉小米,熬出中国味。”道出了敖汉人对小米有独特的情愫。敖汉地区,普遍以小米为主食,把小米煮粥成干饭,一日三餐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:“或春或籩,或簸或蹂,释之叟叟,烝之浮浮。”这短短的几句诗词,描绘了一幅先人烹制小米的图景,与敖汉人做一锅美味的小米饭何其相似。小米还能烹饪出更多其他美食。如小米米饭、小米菜包、糯米饭豆、小米甜面粥、小米煎饼、小米糝状等等。如今,还开

发出诸如小米凉皮、小米面条、小米肉饭、“玉猪龙”炒饭、小米饭遇见东坡肉等新品。小米从乡村走向城市之路越来越宽阔。

拔面。敖汉土地呈弱碱性,是荞麦种植的理想土壤,磨出来的面粉质量最佳,营养价值也很高。敖汉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食——拔面,在一把两端带把儿的长刀挥舞之下,一块厚厚的面团被“拔”出一条一缕粗细均匀的面条,落到热水沸汤之中,翻滚一两个回合,就被捞出来,浇上酸菜、肉丁、茄丁、豆腐等各种卤汁,口感筋道、顺滑、香甜,深受敖汉人喜爱。每当秋收开始,村庄里都会集中到一起吃一顿“开镰面”,支起大锅,热气腾腾,大家鲸吞拔面碗。

地瓜。敖汉有一个红薯品种“宝国吐地瓜”,被命名为“中国地理标志产品”。这种地瓜与各种杂交品种

大不相同,形似纺锤,个头短粗,红皮白瓤,含糖量高,口感软糯,有近200年种植历史。过去每当陈谷米库存告罄,新谷米未入仓之时,地瓜就成了敖汉人的口粮,乡农们把两三亩地瓜刨出来,或蒸或煮或烧。如今,地瓜已成为人人见人人爱的美食,成为大众餐桌上健康食品,在敖汉当地有“日食红薯一枚,阎王小鬼到此回。”的说法。这是旱作农业给敖汉人留下的宝贵物种财富。

敖汉地区的杀猪菜、荞麦血肠、猪毛菜干饭、槐花饺子、榆树钱儿、荞麦面疙瘩汤、大锅炖羊肉、炖笨鸡、单饼、锅贴一锅揽子、杏核炖豆角、麻籽豆腐、酸菜、咸菜疙瘩等诸多农家菜品,令人胃口生津。

敖汉人不断创造出以食以粮、脍炙人口的饮食文化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体魄、精神。

民间艺术笑语欢歌

敖汉冬季漫长而寒冷,忙碌了三个季节的农民们会进入“休眠期”,也称作“猫冬”。这个季节,人们开始盘点一年来的天时地利人和,回忆一年中的人情世故,休养生息。在闲暇中,敖汉人创造出众多民间艺术形式。

驴皮影。每到冬季,各村庄要集资集股凑钱唱几天皮影。据说,这是由唐代“傀儡戏”演变流传下来的地方剧种。每当滑稽角色“大瓜子”“小瓜子”闪耀在影布上时,围观的乡农就开怀大笑起来,皮影艺人用各种笑话、段子开场,打开观众的情绪,一个轻松的节日宣告开始了。皮影剧目众多,有《五峰会》《三请樊梨花》《大赐福》《杨文广征东》等。为了看一场皮影

戏,人们总会穿着皮袄、戴着狗皮帽子,翻山越岭,到另一个村庄里欣赏到深夜,在月光下,一边谈论着剧中人物、故事,一边向家中走去。

扭秧歌。敖汉秧歌分为两种。一种是汉族秧歌,叫作“地出溜子”的秧歌,装扮简单,动作随意,老少皆宜;还有高跷秧歌,技术含量高,服装打扮要求也高,队形队列异彩纷呈,有小旋风、花膀子、鹞子翻身、大劈叉、扑蝴蝶等高难度动作。另一种秧歌叫作“呼图格沁”,即“蒙古族秧歌”,是杂糅了蒙古族舞、汉族秧歌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。表演者戴着多种面具,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黑老头、白老头等,打鼓人以单槌击鼓,虽然节奏单一,但空灵灵

撼。每当新的一年开启,破五饺子吃罢,敖汉的村庄里锣鼓敲打起来,鞭炮燃放起来,老老少少红装素裹穿戴起来,大街小巷热闹起来。秧歌队在“伞头”的带领下,走进一家一户,走进商户,现编现唱,即兴而唱,一年皆是喜庆吉祥,一生都是幸福平安,让人笑逐颜开。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。

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乔树朋说:“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劳动实践中,遵循天人合一之道,孕育出‘应时、取宜、守则、和谐’的农耕智慧,创造了旱作农业、草原游牧等丰富的农业系统。因此,留住旱作农业民俗是存根铸魂。”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永波提供)



敖汉高跷秧歌



呼图格沁

于海永 摄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50

流传千年的农耕智慧——敖汉旱作农业民俗

□本报记者阿荣 通讯员张永波



敖汉皮影

文姬 摄

每到秋收季节,敖汉大地,阡陌纵横,五谷丰登,村屯相望,一派丰收景象。丰饶的乡野,收获的富庶,既是土地给予农民辛苦一年的回报,也是远方游子寄托乡愁的身心慰藉。用一把敖汉小米,熬一碗米粥,带给你岁月的温热和贴心的守候。

“敖汉敖汉,十年九旱。”这曾是敖汉地区流传的一句俗语,也是这里自然气候条件的写照。敖汉地处内蒙古东部、燕山山脉东段的努鲁尔虎山北麓、科尔沁沙地南缘,属中温带、大陆性季风气候,年降雨水量400毫米左右,无霜期120天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83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敖汉居住,这就是“兴隆洼文化遗址”。在这里,出土了碳化粟黍颗粒,经考古专家认定,这里是最早种植谷子的地方。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三十七年(公元1698年),康熙帝颁布上谕:“朕适北巡,见敖汉、奈曼等处,田地甚佳,百谷可种。”并出台了“借地养民”的政策,鼓励耕作,掀起了移民潮。

敖汉被世界粮农组织授予“旱作农业系统”的美誉,也被称为“世界小米之乡”。这是中华民族在大自然的洗礼之中展示出来的卓越生存智慧,也是人类适应自然、依靠自然、尊重自然的生动体现。敖汉人在创造出“旱作农业系统”之时,也衍生出了“旱作农业民俗”,这是一套与耕作系统息息相关、血脉相连的生活习惯,流传千年,直至今日。敖汉旱作农业民俗于2022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“玉猪龙”炒饭

【一言】

古韵发新华

□海中渔

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不仅集中了人们的集体认知,更是文化转化为文明的产物。敖汉旗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地区,被世界粮农组织授予“旱作农业系统”之美誉,因之而衍生的“旱作农业民俗”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是敖汉人适应自然、依靠自然、尊重自然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,是文化自信、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。是对“兴隆洼文化”先民经过千年的精神洗礼,所形成的生态和农业文明的继承与弘扬。

旱作农业民俗是宝贵的文化遗产,经过百代千年的传承总结,成为文化史的化石级

珍品。敖汉人在生产、生活之余,认真挖掘民俗文化,进入沉浸式交流与思考,多少民俗闪烁着文化的华光,照亮未来的美好生活与精神追求。体现的正是文化所具有的:植根于内心的修养,无须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的特性。

这些旱作农业民俗带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精微的观察与总结,成为人们喜闻乐见、凝聚人心、易于口口相传的文化精华,流传至今,突现的是生态文明思想在内蒙古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重要地位,家国情怀呼之欲出,生态情感跃然其间,旱作农业民俗文化魅力超然,可谓古韵发新华。